

艺术·舞台

田沁鑫回应话剧《夜店之天生绝配》三大质疑

癡狂喜劇也悲傷

本报记者 刘 森

著名导演田沁鑫有句名言：“我做戏，因为我悲伤。”从29岁时就让她拿遍国内戏剧大奖的《生死场》，到创下票房奇迹的《四世同堂》，虽然她的作品题材内容各不同，但每一部都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情怀。

最近，田沁鑫却有点“出格”。一部名为《夜店之天生绝配》的小剧场话剧在北京国话先锋剧场上演。这是田沁鑫第一部“癫狂喜剧”，而这样一部作品，也必然会让观众“癫狂”。

7月6日，因治牙整个脸都肿起来的田沁鑫戴着口罩出现在《夜店之天生绝配》的恳谈会上，回应观众的质疑，畅谈自己的做戏态度和内心想法。

质疑之一：田沁鑫堕落了？

话剧《夜店之天生绝配》改编自青年导演杨庆的电影《夜·店》。话剧以原电影人物关系为基础，从一场严酷又荒诞的“七星



《夜店之天生绝配》剧照 王 黎 摄

级”警察局深夜审讯开始。

剧组的宣传单上，《夜店之天生绝配》剧情被归纳为“一颗名贵钻石丢失引发的‘正问邪答’脑筋急转弯游戏”。再看演出，这场警察与嫌疑人的审讯显然有些“跑题”——警察要嫌疑人老实交代案发当晚在超市里的所作所为，

艺术·资讯

芭蕾舞《飞越彩虹》将启动中国巡演

本报讯 7月20日至31日，在吴氏策划的邀请下，加拿大蒙特利尔大芭蕾舞团将携《飞越彩虹》开始中国巡演。

美丽的幻想、理智与疯狂的分界、笑声背后隐藏的恐惧、疲劳与优雅共存……这些词汇构成了欧汉·纳哈林编创的现代芭蕾舞《飞越彩虹》，目前这部颇具创新意义的舞剧已经成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大芭蕾舞团的保留作品之一。

《飞越彩虹》虽然由7个不同的段落构成，却不是一部随意拼贴的作品。纳哈林成功创造了一个各自独立却又独特

完整的舞剧。35位舞者的表演扣人心弦——跳跃、交织、在缓慢的动作中“融化”、在一个完全释放的循环中展现着无限的魅力。他们时而快乐、时而冥想、时而滑稽、时而运用独特而大胆的身体语言，构成完美的几何图形。作品独具匠心地选取了古典音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等多种音乐形式，其中既有马林巴敲击出的灵性激情，也有纯声乐作品的空灵净化。

据悉，《飞越彩虹》将分别于7月20日、21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7月24日、25日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7月30日、31日在广州歌剧院进行6场巡演。（黑 幕）

“舞蹈生活体验营”开营

本报讯 （记者胡芳）首届北京艺术院校舞蹈节暨第四届北京舞蹈学院学院奖舞蹈比赛日前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由北京舞蹈学院学生自主创新的“舞蹈生活体验营”“那时花开”“走出来的汉画砖”3个项目在舞蹈节亮相。

7月9日、10日，由北京舞蹈学院教务处主办、艺术传播系承办的“舞蹈生活体验营”成为舞蹈节备受关注的环节。

7月9日“舞蹈生活体验营”主题为都市系列，上篇摩登时代篇（国标专场）由北京舞蹈学院社会舞蹈系青年优秀师生和北京紫竹院段洁泉规范交谊舞团队起舞联欢；下篇是IT时代篇

（心灵舞蹈），由北京爱舞者科技有限公司与现场大学生观众进行“心灵舞蹈”的交互。7月10日的系列主题为生存空间系列，上篇城市空间篇（城市民间舞），由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潘志涛与北京万紫千红舞蹈队共同演绎；下篇心理空间篇（心理健康），由“舞动身心工作室”老师张雯及其团队与北京舞蹈学院“心晴社”的学生交互心理舞蹈。

主办方表示，“舞蹈生活体验营”是打破舞蹈与大众界限、舞蹈回馈社会的一次创新活动，旨在培育以及辐射周边的舞蹈普及、教育活动，力求丰富北京市海淀区的文化生活。

《世纪交响》记录中国交响乐奠基者

本报讯 （记者张婷）7月8日，由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出品、人民音乐出版社发行的15集人物纪录片《世纪交响——中国交响乐的奠基者》首发式在北京举行。

如今，中国交响乐界的奠基者不少故去，健在者都已年逾古稀。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人生历程和艺术成就没有影像的记录与展现。因此，《世纪交响——中国交响乐的奠基者》不仅仅是一部部人物传记，它还将从这些交响乐

老人的音乐经历及口述中，探寻他们的音乐理念，展示交响乐与他们的人生之间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为今天的音乐人及交响乐从业者、爱好者提供宝贵的影音资料。

据悉，共计15位老一辈音乐家人入选纪录片：黄飞立、韩中杰、严良塋、黄晓同、朱践耳、吴祖强、杜鸣心、罗忠谖、郑小瑛、马思聪、黄贻钧、江文也、萧友梅、李德伦、李凌。

第二届中国舞蹈艺术博览会将办

本报讯 （记者张婷）7月22日至24日，第二届中国舞蹈艺术博览会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此次博览会由中国文联和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主办，北京随心起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本届舞蹈艺术博览会的宗旨和目标是：探讨建立健全行业标准和规范，促使舞蹈文化产业获得更快、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推动舞蹈产业的上、下游资源之间的结合，促进舞蹈产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增强行业内

各企业之间的交流，倡导有序、良性竞争；加大产业宣传力度，提升产业整体影响力，为繁荣文化艺术市场做出贡献。

据悉，本届舞蹈艺术博览会共设400个展位。参展单位包括全国各地的舞蹈专业院校、舞蹈健身培训机构、舞蹈艺术团体及演出机构等。

此外，在博览会期间，中国舞蹈家协会还将举办中国舞蹈文化产业论坛、2011海峡两岸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中国超级舞模总决赛等一系列活动。

《夜店之天生绝配》剧组，除了由田沁鑫担任导演，还有郭郭和颜永琪两位年轻人担任执行导演，这也自然引发了观众对于“是否为了好卖票让田沁鑫挂名”的猜测。

对此，制作人李东回应：“我可以实在地告诉大家，田沁鑫导演在《夜店》上花的时间和心血，甚至超过了《四世同堂》！”

据李东透露，今年田沁鑫工作室的重点剧目是改编自朱德庸同名漫画的喜剧《大家都有病》，原计划5月上演，但由于在排练中发现难度很大，于是决定先排《夜店之天生绝配》。对这部“练兵之作”，田沁鑫每天都跟演员排练到凌晨三四点。

几个月的“癫狂”排练和将近一个月的演出，让《夜店之天生绝配》剧组获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而这也让田沁鑫更有信心去面对年底“大餐”——《大家都有病》。

格’，从来都依据题材定形式。但可能观众有惯性思维，觉得我出手就应该是《生死场》、《四世同堂》这样的作品。其实我执导的《赵平同学》、时尚版《红玫瑰与白玫瑰》和这次的《夜店之天生绝配》，都在找一种‘排练场戏剧’随意轻松的感觉，其底蕴和本质虽然依然悲哀，但表现方式是用最接近地气的逗乐，去感知时代最切肤的疼痛。如果无力改变生活，那么用癫狂或扯淡的态度去面对未尝不可。”

质疑之二：田沁鑫只是挂名？

“我们会在不断听取意见、不断调整修改的过程中，努力呈现给大家更精彩完美的演出。”

质疑之三：植入广告太扎眼？

去年，时尚版《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植入广告就已经将田沁鑫推到了风口浪尖。今年，《夜店之天生绝配》舞台上不仅有两个硕大的产品冰柜，场景转换也以该产品的广告作为背景声，演出中演员们会随意打开冰柜拿出产品喝或者送给观众，甚至剧名中的“天生绝配”也是节选自该产品的宣传语。

对于如此众多的广告植入，田沁鑫回答说：“我不想做得鬼鬼祟祟，广告植入就要大大方方。因为我的故事恰好发生在超市，超市里面有冰箱和饮料，这很自然，并不是广告赞助商有这些具体要求我才这样做。”

制作人李东也表示，这是不用回避的问题，广告商不仅为《夜店之天生绝配》提供了资金赞助，还以产品销售渠道为剧目做了营销宣传。“这部戏实际是按大剧场标准制作、演出的。包括演员的选拔及训练等方面，我们的执行标准也都非常高。广告商的赞助，分担了我们的制作成本和观众的看戏成本，从目前的市场反响与票房来看，此次合作效果很好，不然也不会加演。事实上如果没有广告商的赞助，时尚版《红玫瑰与白玫瑰》一年内演出100余场是不可能的。”



艺术·论坛

小剧场中的“娱乐道德”

王晓鹰

小剧场戏剧在欧美最早是以实验探索精神为动力发展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时正遇上我们的“戏剧危机”，小剧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戏剧克服危机、谋求生存的“另类空间”，所以中国的现代小剧场戏剧于发展之初就在实验性之外多了一层实用性。

今日中国的小剧场戏剧演出，从北京、上海向各大中城市辐射，忽然呈现一种爆炸式发展的态势，众多民营文化公司和民营戏剧社团层出不穷，各种雷人剧名和推广概念令人眼花缭乱，再加上小剧场集中区的营建和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颇有些大潮汹涌、势不可当的感觉。

这其中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有人文情怀、实验精神的演出，如坚持自身文化定位的蓬蒿剧场，倡导实验探索精神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和几位有艺术追求、有创造想象力的青年导演。但在更大数量、更大范围的演出中，小剧场戏剧最初也最本质的文化标签“实验性”“先锋性”已经难觅踪影，中国特色的小剧场戏剧发展十分明显地呈现出将“实用性”进一步演变成“实用主义”的倾向。这种“实用主义”与社会上成风成

潮成趋势的“消费主义”“泛娱乐化”文化价值观碰撞后，产生了大量以娱乐为手段、以赢利为目的的纯商业性演出。在某些场合某些语境里，在某些不明就里的年轻观众甚至某些文化官员口中，小剧场戏剧已经成了“小成本低就在实验性之外多了一层实用性。我国当代公众文化消费的样态观念跟随全球化浪潮已经走入了“全民娱乐”的大格局，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客观现实，我们无力也无必要像从前那样强调小剧场戏剧的实验性、先锋性。然而令人不得不感到担忧的是，在我們的小剧场“娱乐戏剧”中掺杂着一些在国际小剧场中十分罕见的粗劣、低级的演出现象，这样的演出致力于制作低成本投入、低艺术质量、低道德水准的“三低”剧目，以迎合大众的名义刻意低俗，以取悦大众的名义追求无聊，美其名曰“为现代生活减压”，其实是为谋取票房利益不择手段，全然不顾在文化意义上对观众也对自己应尽的责任。

民营小剧场戏剧是戏剧演出市场门槛降低以后的产物，而且在小剧场中倾情创作的多为近年

来从戏剧院校毕业的年轻戏剧人，可以说他们都是出于热爱而投身于戏剧的。在中国现行的文化政策体系中，民营戏剧不得不自己解决生存问题，所以他们用商业戏剧的规则进行策划和运营这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而民营文化公司的资本投入也只能可能对戏剧演出的商业价值感兴趣。所谓“商业戏剧”，就意味着要尽最大可能争取票房利益，从理论上说只要不触犯法律，不诲淫诲盗，做什么都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戏剧演出，哪怕是只求获得浅层娱乐效果的戏剧演出也不仅仅是商业产品，它同时更是文化产品！既然是文化，就与人的情感活动、精神内涵有关，这其中就必然有文化影响、文化责任的问题。我认为在目前娱乐之风大行其道的文化消费时代，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娱乐产品制作者中逐渐建立一种“娱乐道德”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世上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道德，娱乐业也有“娱乐道德”，在世界上娱乐产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所谓“娱乐道德”意识也最明确，实施得也最严格且自觉。远看美国的百老汇、英国的

伦敦西区，近看韩国和日本，包括我们的港台地区的娱乐业发展，无不如此。所谓“娱乐道德”，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娱乐制造者有责任向受众提供制作精良的娱乐产品，同时使其内容涵义符合主流文化价值观和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至少是无损社会的公序良俗”。这样的娱乐道德从另一角度还可以理解为“以低级、暴力、色情以及歧视性的、缺乏同情心的内容涵义再加上粗制滥造的制作品质从受众群体获取利益，应该视作对受众群体精神健康和社会公序良俗的损害，由此引发的笑声是不道德的笑声，由此赚取的钱财是不道德的钱财”。

建立娱乐道德意识，除了娱乐产品制造者需要自省、自律以外，更能直接起到作用的是大众媒体的舆论引导和政府文化资源投入的掌控。

大众传媒对戏剧演出市场上的一些不良倾向应该给予认真分析和适当批评，不能漠视娱乐化、商业化的戏剧演出简单等同于文化产业，忽视其中的文化涵义和艺术价值。对于某些质量低劣、趣味低下的演出给予不恰当地报道，其社会影响远不只是让它多

偷闲后妙手偶得的结果，其发展具备相当的自发性与自主性，加之运作成本相对低廉，亦不像其他古典音乐形式的发展受制于经济因素的影响。

新近成立的“北京三重奏”亦是如此。陈萨年少成名，是较早被国内外认可的钢琴独奏家，宁峰更是近年来风头正劲的国内一线小提琴家，大提琴家杨旸则是国内交响乐团中这一声部领域中的翘楚，并且在其留学美国期间有着丰富的室内乐演奏经验。而三人强强联手，再次为国内独奏音乐家开辟新的事业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实际上，回顾历史，为乐迷津津乐道的三重奏组合都是由红极一时的音乐明星组成，如在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黄金三重奏”中的蒂博、科尔托和卡萨尔斯，号称前苏联的吉列尔斯、柯岗和罗斯特罗波维奇，更有鲁宾斯坦、海菲茨和费尔曼一般的全明星组合，这些独奏音乐家出于对音乐的热忱走到一起，让更多的音乐听众分享着他们在扮演新角色中所体现的音乐魅力，陈萨、宁峰和杨旸三人则再次延续了这一传统。

然而，对于“北京三重奏”而言，与历史上那些由演奏名家随机组合的三重奏相比，拥有专属名称的他们则需要在其响亮的名称背后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音乐品牌。取名容易，扬名难，拥有与“北京”这一称号相匹配的艺术水准才是考验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7月9日下午，交响乐“史诗作品”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震撼上演，拉开了国家大剧院2011年纪念马勒逝世百年系列音乐会的序幕。几乎满座的音乐厅，证明了马勒在中国乐迷中强大的号召力。而以此开启的10场音乐会，将带领乐迷深切感受马勒音乐作品中的悲悯与博大。王小京 摄

艺术·院团

6月21日，酝酿多时的“北京三重奏”终于在其家乡完成了真正意义的首次演出。

当日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座无虚席，在演奏了包括叶小纲的《五色经幡》、贝多芬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奏鸣曲《春天》以及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三重奏》后，这一全新的音乐组合宣告诞生。

这看似波澜不惊的事件却极有可能载入中国音乐发展史，陈萨、宁峰、杨旸，三位中国音乐家组成的全新演奏组合不仅凭借其独特的号召力拓展了三重奏这一音乐演出形式在国内音乐版图上的新疆域，更巩固了近年本土三重奏组合不断壮大的趋势。

与交响乐、歌剧等大型高雅艺术形式相比，此前以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为代表的室内乐在国内的普及状况颇不乐观。同时由于其特殊的音乐文化内涵和受众群体，导致这一形式在国内音乐市场认可度较低，即便是在有一定古典音乐观众基础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处于长期低迷冷清的地境。

此前由宋思衡、黄蒙拉、秦立巍组成的“上海三重奏”和包括张桂林、张精治和宋昭的“基因三重奏”都在业界和观众中获得了较好的反响，而这些室内乐音乐家要么本身就是在国内具备相当知名度的独奏家，要么就是在音乐教学和普及领域卓有建树，室内乐组合只不过是这些音乐家忙里

『北京三重奏』为室内乐普及寻新路

许淦洋